

729014

夢人男

蘇子知

解夢

PDG

才华带给他们机遇，也带给了他们爱与  
倜傥、女人、婚恋、音乐、电影，多舛的命运  
将会怎样……

## 内容简介

拿破仑说：男人的事业，在酒杯中、马背上和女人的肚皮上。

本书的两位主人公，剑鸿和方龙，是真正实践了这句格言的。本书以大胆的着墨，细致入微的描写，展示了两个风度翩翩英俊潇洒的青年男子征服女性和事业两大王国的过程。

剑鸿自幼父亲出走，随母亲度过了少年。十七岁生日那天，表姐送给他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从此他真正成为男人。母亲甘心地受一位风流倜傥的男子的欺骗，在流产中因失血过多而死，于是剑鸿飞越太平洋，孑然一身来到美国，开始了他的奋斗历程。

方龙在表演上有非凡的才华，因而也受到了不少妙龄女郎的青睐，他甚至以此交换了一位姑娘的童贞。然而他面临的世界太狭窄，一种声音在召唤他，他怀着种种美好的梦想来到美国。命运把他和剑鸿放在了一起。他们企图以自己横溢的才华闯出一方他们自己的天地。然而现实却将他们的梦无情地粉碎。他们认识到，女人和事业是人生的左右翼，缺一不可。他们频频展开攻势，一个又一个的绝色女子投入了他们的怀抱。从此生活逼迫着他们走上了寄人篱下的奋斗过程。

在他们的人生历程中，女人是他们人生事业的转折点。金发碧眼的娇小女子嘉利被剑鸿的翩翩风度陶醉了。嘉利成了剑鸿事业的转机。与此同时，方龙用巧妙的手腕，令另一位沉鱼落雁的女子丹妮娅激起了旺盛的情欲，自动地为他奉献出躯体。

嘉利在一次事故中不幸死去，另一位著名影星罗伊娜被吸引入剑鸿的生活。从此剑鸿的事业蒸蒸日上。方龙虽然赢得了丹妮娅的爱，在事业上却连连遭受重大打击。但他始终不屈不挠。无数女子向他飞媚眼，欲图共度良宵，经历那激动人心的销魂时刻，从而演出了一幕光辉夺目、异彩纷呈的好戏。

# 目 录

---



- 一 苦 泪 别 故 土
- 二 始 作 越 洋 梦
- 三 望 不 断 的 阴 云
- 四 上 帝 的 偏 爱
- 五 拙 劣 的 游 戏
- 六 飞 来 的 故 事
- 七 期 待 的 痛 苦
- 八 痛 苦 的 抉 择
- 九 计 谋 与 疯 狂
- 十 美 妙 的 旅 行

十一 荒诞的讹诈  
十二 黑幕下的交易  
十三 斗转星移  
十四 也许不是尽头  
十五 尝试微笑  
十六 天边一抹光亮  
十七 把握契机  
十八 意外的灰蒙  
十九 旧梦重温  
二十 哪里都有泪水  
二十一 同行的梦  
二十二 也有情到深处时  
二十三 发泄孤独  
二十四 埋在芬芳中  
二十五 飞旋的恋情  
二十六 女人招术  
二十七 贪欲的满足  
二十八 灰色生意经

|     |   |   |   |   |   |   |   |   |
|-----|---|---|---|---|---|---|---|---|
| 二十九 | 决 | 斗 | 的 | 黑 | 云 |   |   |   |
| 三十  | 漂 | 泊 | 的 | 爱 |   |   |   |   |
| 三十一 | 搬 | 倒 | 陷 | 阱 |   |   |   |   |
| 三十二 | 亲 | 情 | 依 | 依 |   |   |   |   |
| 三十三 | 摸 | 到 | 了 | 星 | 星 |   |   |   |
| 三十四 | 冒 | 险 | 的 | 机 | 遇 |   |   |   |
| 三十五 | 风 | 波 | 是 | 生 | 活 | 的 | 颤 | 音 |
| 三十六 | 同 | 情 | 是 | 天 | 才 | 的 | 慧 | 眼 |
| 三十七 | 魂 | 兮 | 归 | 来 |   |   |   |   |

## 一 苦泪别故土

剑鸿的母亲是个风流的女人。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但由于精心的保养，一头秀发分外柔美，皮肤也显得细嫩，仿佛是正当风韵年华的少妇。她的名字也富有诗意，叫做江雪。

剑鸿从小就喜欢体育运动，身材长得很匀称，比母亲高出半个头。母亲的身体很苗条，喜欢穿宽松的蝙蝠衫和紧身健美裤，这使她更显得年轻。如果剑鸿和母亲并肩走在街上，一定会有人误认作他们是一对恋人。

在剑鸿的记忆中，父亲也是个潇洒的男人。但他经常和母亲吵架，原因是他总是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鬼混。父亲出走的时候，剑鸿刚上小学一年级。那天母亲把剑鸿从学校里接回家，打开门时看到床上有两个赤裸的身躯紧紧搂抱在一起，疯狂地动作着。母亲把剑鸿拉出来，砰地一声关上门，什么话也没说，就带着剑鸿离开了家。当夜深了他和母亲再度回到家里时，父亲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地抽着烟，扔了一地的烟蒂。和父亲在一起的另一个女人不见了。

母亲平静地让剑鸿上床睡觉，但剑鸿怎么也睡不着。白

天那幕景象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不明白男人和女人光着身子拥抱着在一起有什么意义。他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被一阵吵闹声惊醒。由于平日里已习以为常，剑鸿没有在意。又翻身睡了，当他醒来时，天已大亮。母亲默默地坐在床边，看着他。

“发生什么事了？”剑鸿问。

“爸爸走了。”母亲说。

剑鸿看着母亲，发现她脸上一丝难过的表情也没有。剑鸿又问：

“爸爸不会回来了吗？”

“永远不会了。”

剑鸿大喜，翻身钻出被窝，迅速穿好衣裤。从此没有人能够约束他了。他爱怎么玩就怎么玩。由于这点，剑鸿感到分外轻松。

可是一种忧虑马上在他幼小的心中升起，他拉住母亲的手，问道：“妈妈，爸爸走了，谁来养活我们呢？”

母亲很轻松地回答：“我会想办法的。”

几天以后，他们家来了一位客人，他是母亲的哥哥，剑鸿称之为“舅舅”。他很有钱，开了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妇女服装公司，名叫“江涛服装公司”。剑鸿经常在电视里看到这家公司的广告。

母亲和舅舅谈了好几个钟头，剑鸿一直没能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只听到了“次货”之类的词，接着就伏在母亲的膝盖上睡着了。

一个星期以后，有人用卡车送来了大批服装。母亲把衣服上的商标一个个地撕去，又缝上另外一种商标。剑鸿也帮母亲干一点活。母亲答应过，只要他肯干，每星期给他比现

在多三倍的零花钱。

家里还来了很多女人，来看那些挂在客厅里的服装。那些衣服挂得哪儿都是，把家俱全给挡住了。

有时候剑鸿放学回家，母亲把他挡在门外。对他说，屋里有人在试衣服，让他先到别处玩儿去。母亲的服装生意显然很好。不多久，运来了更多的衣服，来家里的女人也更多了。有些人在剑鸿上学以前就来了。如果客厅里人太多，她们就会到剑鸿的屋里去。剑鸿这时往往假装在做作业，而她们的举动仿佛是说他并没在屋里。所以剑鸿时常有机会看她们光着身子。那些来试衣服的女人大都很丑：她们的乳房又大又皱，耷拉着，有好几次剑鸿看得如痴如醉。这时候的剑鸿也渐渐明白人事，但对这一切都司空见惯了。有一天舅舅的女儿，他的表姐也到他房间里来试衣服，剑鸿同样地看到她身上的一切，但这次他被深深地感动了：表姐今年已经十七岁，身体发育渐趋成熟。她的乳房是笔挺的，她身上的曲线恰到好处，而且周身皮肤光滑柔嫩，闪耀着迷人的光泽。剑鸿第一次发现女人原来这么美。表姐的裸体和父亲的鬼混一样深深地映在剑鸿的脑子里。

以后的日子飞快地过去。剑鸿是个很聪明的孩子，顺利地考入了市重点中学，接着又在同一所学校念高中。剑鸿经常看见母亲和一些男人来往，但始终没有给他找一个继父。衣服生意已经做了七年，母亲已赚了一大笔钱，不想再干了。她找了一个工资不高但安稳的工作，继续供养他上学。舅舅仍然经常到他们家来吃饭，偶尔把表姐也带来。表姐越来越漂亮了，剑鸿总是脸红。

有一天他放学回来，看到母亲和舅舅正在说话，样子很神秘。剑鸿到自己的房间里去了，没有在意。大概母亲和舅

舅又要做一笔什么生意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舅舅经常到他们家，而且每次总是带一些小礼物，比如玩具狗、变形金刚、游戏机之类，有时甚至给他一些钞票，如美元、英镑、卢布之类。舅舅的交际面很广，各国都有，这些钞票都是真的。但剑鸿无心拿这些东西向同学炫耀，他想知道舅舅为什么对他这么好，他知道一定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也许舅舅要他干什么事，可是他能干什么？

事情终于来了。这天晚上剑鸿正和母亲吃饭，舅舅来了电话。母亲接电话时表情有点异样，她向剑鸿招招手，说道：“剑鸿，舅舅想跟你说话。”

剑鸿满腹狐疑地接过电话。

“剑鸿吗？”舅舅问。

“是我，舅舅。”剑鸿说着，觉得自己的声音很幼稚。

“你知道《上帝的手》这部话剧吗？”

“不知道。”剑鸿说着。事实上他知道，这是部轰动全国的话剧。那个话剧团到这儿演出，票价卖到五十元一张。

“这部话剧十分精彩，几个月前票就订完了。我好不容易搞到三张。”舅舅说。

沉默，下面的话不言而喻，票是给剑鸿的。现在该谁说话呢？说实话，舅舅的形象在他心里并不坏，而且剑鸿在街上到处看到这场话剧的张贴画。

“你想和我们一起去看吗？”舅舅问。

“好的。”剑鸿爽快地说。他发现母亲站在身后微笑地看着他。

“星期天晚上六点，舞厅剧院。”舅舅挂上了电话。

他们的座位棒极了，是在第二排的中间。演出非常精彩，

时常激起热烈的掌声，但剑鸿已无心注意这些。舅妈没有来，他身旁坐的是表姐和舅舅。表姐浑身散发着馨香——这种香味不仅仅来自于香水，也来自她的身体。剑鸿读过一本小说，描写一个老家伙用十六个少女的身体换取了一瓶举世无双的香水，能让任何柳下惠似的人物神魂颠倒。剑鸿偷偷地瞟了一眼表姐，看到她正专心地望着舞台。剑鸿的眼光扫过她美丽的脖子，半露的胸脯，看到她的外衣薄如蝉翼，里面的乳罩清晰可见。剑鸿又想起她那两只突兀的晃动的乳房，脸颊和耳根倏地变红了。

话剧结束以后，江涛舅舅问剑鸿感觉如何，剑鸿微红着脸说很好。舅舅又问他穿多大号的衣服，并把号码记下来。剑鸿突然明白了舅舅的用意：他没有儿子，想找一个能继承他财产的人。舅舅把剑鸿看作养子了。而母亲也许也希望把他送到舅舅那儿，好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这天晚上剑鸿很晚才睡，他想知道舅舅是否会要他和他们住在一起。剑鸿是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的；这样他每天可以见着表姐，还可以摆脱一个人在家里无聊的时光，开始一种灿烂的生活。

剑鸿的生日晚会很精彩，是在舅舅家举行的，因为剑鸿家里的房子太小。剑鸿高中的同学都来了，大家坐在一起吃饭、喝酒、谈笑，宴会之后是跳舞。舅舅和舅妈都出差去了，他们给了剑鸿一些钱，使这次晚会办得很成功。表姐也加入了他们的欢闹。表姐看起来特别兴奋，因而也更加显出了青春活力。她今年是二十四岁了，正是女人最美丽的岁月。但她仿佛只有十七八岁，天真而活泼。

晚会一直持续到一点钟。同学们都散去了；剑鸿决定不

回家过夜，这是常事儿。自从舅舅带他看话剧以后，舅舅很欣赏他的智力，相信他以后一定能干出一番事业，所以对他的留宿感到极高兴。他们为剑鸿专门准备了一个房间，里面布置得美仑美奂。

剑鸿想要去收拾东西，表姐拦住了他，说她明天会收拾。剑鸿突然感觉到一阵莫名的恐慌：这个屋子里只剩他和她两个人了。而表姐正用一种极不常见的表情看着他。他的感觉是这种表情含有无限的温柔。

“祝你生日快乐，剑鸿。”表姐说，“也许你还没注意到，我没有给你生日礼物呢。”

剑鸿注意到了。表姐会送给他什么呢？一支钢笔？一个游戏机？剑鸿用疑惑的眼睛看着表姐，保持沉默。

“钱是每个人都能给的，”表姐说，“我要送你一件意想不到的礼物。”

剑鸿等待着她把礼物拿出来，却没有看到什么。表姐按下了录音机的键，对剑鸿说：“我们先跳舞吧。”

录音机里传出了轻缓的音乐。剑鸿顺从地搂着表姐的腰，翩翩起舞。剑鸿对跳舞是很在行的。表姐似乎故意把身体靠得很近；剑鸿心里升起两种矛盾的感情：他既想紧紧地抱住她，又想逃避，当然这种逃避不是出于理性的原因，而是害怕会发生什么事。

音乐的频率骤然加快，他们的舞步也快了，他们的身影移到了墙角；就在转身的一刹那，表姐猛地搂住剑鸿，把嘴凑上去。

剑鸿一下懵了。他停住了脚步，直挺挺地站着，不知该怎么办；他从没有经历过这种事情。他才十七岁。

表姐松开他，按停了录音机，然后说：“你干过这种事

吗？”

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确实吻过女孩子，那是在初中的时候，一个女孩悄悄给他写信，说她爱上了他，他就把她带到树林子里，学着成年人的样子，吮吸着她，并且感到莫大的快乐。可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他表姐，他不敢。

“到我的房间里来吧，我给你看我的礼物。”表姐说。

他顺从地跟着她走进了房间。

她把门砰地一声关上，锁死。剑鸿心跳加快了；他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表姐站在他面前，盯着他；他不敢抬头。他看到她解开衣服上的扣子了；他看到她的衣服落在地上；接着是胸罩，下衣。剑鸿感到无处藏身。

“害怕了？”表姐问。

剑鸿什么话也不说。

“这就是我给你的生日礼物；如果你不想要，你现在就可以走。”

剑鸿低着头，转过身去，就要开门。

“胆小鬼！”后面传来表姐的声音。

一股生命的激情猛地在他血管里脉动；剑鸿猛地转身，抬起头盯着她。是的，他已经成熟了，他也有这种要求；而她是如此的秀美，是无法抵挡的诱惑。

他迅速清除身上的障碍，任它们落在地上，然后迫不及待地抱起表姐，把她按在床上。这种事情在他是第一次，但这是不用学的。它是一种生命的本能。随着动作的加剧，他感到天地间万物皆春，感到了一种无以名状的快乐。她呻吟着这种声音更增加了他的兴奋。他吻着她的嘴唇，抚摸着她的周身，这份礼物太刺激了。

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们才平静下来。

两人紧挨着平躺在床上，表姐仍带着微弱的喘息抱怨他的动作太猛烈了，不过很有激情。

剑鸿侧过身，凝望着她，欣赏着她的美。他对她的心理障碍已经消除了。这是一种野性的目光。

表姐也侧过身来，将右手贴在他的脸上，温情地柔声道：“你是个真正的男孩。”

他伸出右臂从她的颈下掏过去，然后将她的头揽过来，使她的脸贴在自己的胸膛上。

他们相依偎着又昏昏然睡了很久，再睁眼的时候，天已大亮。望着从窗帘缝隙中刺入的光线，表姐说：“你该上课去了。”

“今天是星期天。”剑鸿答道。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剑鸿常和表姐呆在一起，但他们却没再做爱，甚至很少谈这事。当剑鸿和表姐在一起时，他很想和她上床，但从没说出口。

后来，舅舅、舅妈都回来了。剑鸿仍然经常住在他们家。表姐仍然和他说说笑笑，仿佛没事一般。有一天她带回一个男朋友，长得挺帅，据说很有钱。一个月以后表姐嫁给他了。从此剑鸿很少碰见她。

他在高二时迷上了表演，经常在文艺汇演中扮演一些角色，演得很精彩。有人妒忌他，不让他当主角，但每当他出场时，都有一大群人喝彩。有十几个女孩子给他写过信，他觉得很骄傲。他先后选择了两个做他的女朋友：一个是红梅，她很爱读书，但不呆板，允许剑鸿偷偷地吻她，甚至用手摸她的乳房。另一个是秦丽，长得很漂亮，她只准剑鸿吻她，而且不能用舌头，否则就要回家。剑鸿有时幻想他和她们之间

能做爱，但这是不可能的。这些艳事有时也传到剑鸿母亲的耳朵里，但她不想管，也管不了。她自己已经坠入情网之中。

母亲的情人是一位演员，名叫波心。高个子的波心长得很帅，鬓角有些花白，皮肤却晒得黑黑的，穿着很讲究的衣服。

虽然波心看上去想和剑鸿交朋友，但剑鸿觉得他挺没劲儿。有时他来了，但母亲还没回家，他就和剑鸿面对面坐在小小的客厅里，谈论足球或排球。然而波心所谈内容大多陈旧，他是因为剑鸿喜欢这玩艺儿才谈它的。剑鸿明白这不过是为了讨好他。但母亲对波心挺有兴趣，这点剑鸿从母亲的眼神里就可以看出。母亲因为波心的缘故，经常到化妆店里买些脂粉。剑鸿不喜欢这些，这容易让人联想到轻佻。

剑鸿和他的第二个女朋友秦丽常到咖啡馆去。在那儿他结识了一个朋友方龙。他是另外一个中学的中学生，也带着女朋友来这儿喝咖啡。他们很快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有相同的兴趣，都喜欢表演，甚至有相同的经历。方龙是在一个高年级女生的帮助下失去童贞的。与剑鸿不同的是他家很有钱，甚至还安了两部电话：一部归他使用，一部归他父亲使用。那位高年级女生据说是一个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其组织名称为“黑妹”，其宗旨是玩遍天下所有的男人。她经常在夜里给方龙来电话，祝他做个好梦，还常常告诉他，她正一丝不挂地躺着，心里在想他。但这种情况只持续了两个月，那位女生很快把他给蹬了。当然这些话是在只有两个人的时候方龙才对剑鸿说。剑鸿怀疑他表姐是否也是“黑妹”成员，因为表姐已结了两次婚，到后来又离了。现在表姐正与另一个男人打得火热，说不定又要结婚。

剑鸿和秦丽常常在周末到咖啡馆去。有一天他突然遇上

了波心。波心带着另外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孩子。波心没有看见剑鸿，和那个女人亲密地谈笑着。剑鸿从他们的谈话中知道他们是夫妻。他很仔细地观察着波心的妻子。她年龄比母亲要大，长得并不漂亮。

剑鸿为母亲叹息。她上当了。她的情人是一个有妇之夫。剑鸿的第一个反应是想上去揪住波心，侮辱他。后来又颓然坐下，弄得秦丽莫名其妙。

让母亲自己去发现这个秘密吧。剑鸿对自己说。他把这个秘密保存在心里。怪不得波心不在周末来看母亲，这个婊子养的，他在周末要陪他的夫人。

但这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剑鸿每每看到波心挽着母亲的手就恶心。有一天，母亲正一个人在她屋里看电视，剑鸿鼓足了勇气走了进去。房间里很暗，荧光屏发出的光只能照亮两尺见方的面积。剑鸿在母亲身边坐下，看到电视上正播放着《动物世界》。

“妈。”

“剑鸿，你在这儿干啥？”

“我想对你说一件事。”

母亲听到这里微笑了，说道：“是你和你的女朋友的事吗？”

“不是。”

“那你惹什么麻烦了？”

“没有。是关于波心的事。”

“关于他？”母亲的表情凝重起来。她打开电灯，然后关掉了电视。

“妈，波心有老婆和孩子。”剑鸿鼓起勇气把话说出了口。他相信母亲一定会生气或者哭泣，或许还会写一封绝交信。阿